

历经岁月淘漉而弥新

——《流金文丛》编辑手记

■吴晓梅



上图：陈从周和梁思成（右）

左图：杨宪益与戴乃迭结婚照

出版有收藏价值的作品一直是各出版社的“保留节目”，特别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尤受欢迎，如丰子恺、梁实秋等大家的散文，脍炙人口、经久不衰。而名家文集的选编，我以为并不是简单的搭积木似的排列组合，也不是改书名换封面的重新包装，而应“推陈”不忘“出新”，从选编内容着手，编出自己的特色，因为选编也是一种创作。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炉的由张昌华先生主编的《流金文丛》，我是责编之一，窃以为我们这套书在“出新”上颇有些可取之处。

何谓“流金”？出版前言中说：“旨在梳理扒执现当代文人墨客的‘流金’——性情之作，即闲适的零星散笺。”一句话道出了我们这套文丛的选编旨趣，即选取创作者的闲情偶寄、率真抒写。拟定的丛书题材宽泛，有日记、书信，也有小品、随笔；作者不拘一格，有作家、艺术家，也有学者、教授。目前第一辑所选即有苏雪林的日记、卢前（卢冀野）的小品、金克木的散文、杨宪益的打油诗和杂感、陈从周的园林杂记以及黄裳的随笔，杂而不芜，泛而又萃。

这些作者均过世多年，大都出过“文集”“全集”，搜罗起来比较方便，容易“全”，但如何让这些散落在历史卷宗里的“珠贝”“出新”，作为曾为他们编过选本的资深出版人，张昌华先生虽深谙其道，却仍费了一番心思。他和我们几经商讨之后，最后决定采取“人弃我取”的招术，一是人物出新，二是内容出新，希望能留给读者“人、文虽老，然面目颇新”的印象。

黄裳先生的《金陵五记》为此辑中唯一的专著，盖因其对南京历史、人文、地理和掌故的描绘和叙述，“比南京人还南京人”，足以堪称经典，可与明城墙上的铭文砖同在，断不能割舍。

苏雪林和卢前的入选，当属人物出新。《苏雪林日记选（1948—1996）》是苏氏50年日记的精选，系首次在大陆公开出版，“新”是其特色。苏雪林后半生生活在风云激荡、两岸对峙的严峻年代，她个性强烈，自傲又自卑，

且人生经历丰富复杂，接触众多海内外人物，常常出言尖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争议的作家。从1948年到1996年，从大陆到台湾，虽时空转换，时代变革，苏雪林一直坚持记日记。她的日记手稿被台湾成功大学出版社先后整理成16大本，逾400万字，如何在30万字有限的篇幅里“还原日记主人的生活全貌”，考验着选编者的智慧。我们最后以苏雪林人生轨迹为经线，以其与人物的过从为纬线，每个年度的每个月份原则上选一则，如遇某重要事件，为让读者明了因果，酌情多选或全选，凡涉及政坛、文坛有一定影响人物的篇什，尽可能收录。这样，全书既有枝干又有脉络，重点人物既有事件又有细节，再现了苏雪林诡谲多姿的后半生。

卢前是词客、诗人和教授，学识广博，与董必武、郑振铎、郭沫若都有过从，是现代文学尤其是抗战文学不可或缺的人物。他33岁即任国民政府参议员，积极投身抗战，表现出了传统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他的诗词集《中兴鼓吹》在当时极为畅销，影响大且意义深远，被公认为抗战诗词的代表作。此次的《旧时淮水东边月》集，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他的小品。文集所选的这些千字文“有对故人旧雨的缅怀或臧否，也有对陈年史事的钩沉或辨析，还有对沧桑世事坛坛罐罐的杂议或评说；以及市井素人的吃喝拉撒、文人雅士的谈资笑料；当然更有卢冀野人生的断章残简。值得一提的是‘小疏谈往’一栏中的文字，系卢估先生刚整理出其父的‘新作’，此属首发，是研究卢氏文学创作不可多得的新史料”。

而其他三种选集，当属内容出新。

金克木，十多年前张昌华先生曾为他选编过《倒读历史》，金先生的一些精湛短文多在其中。此次选本初目产生后，他发现重复较多，自觉有“亵渎作者、敷衍读者”之嫌，决定推倒重来。在通览新出版的《金克木全集》后，张先生捕捉到金克木是著名的“低

学历大师”，以初中学历漂泊一生，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获得“大家”的地位，实在令人感佩，具有教育意义。于是我们改变思路，另辟蹊径，决定以金先生人生轨迹为经线，专选其自述性文字，以时序排列，俨然编出了一部散文文化的“自传”，展现了一位“漂泊者”书剑飘零的快意人生。此举亦得到家属的认可。

作为一位享有隆誉的翻译家，杨宪益先生译著等身，也创作颇丰，曾陆续出版过文史考证笔记、诗集和自传。杨先生是一位才华横溢、善饮能诗的风流名士，生性洒脱、豁达、谦和、幽默。此次《杨宪益诗选》选取的八十余首打油诗，嬉笑怒骂，幽默谐趣，跃然纸上；18篇散文叙生平、谈交游、论文史，“囊括了先生的诗文精华，展现了先生的人格魅力和灿然文采”。

园林建筑学家陈从周被海外学界誉为“中国现代园林学之父”，不论是早已面市的《书带集》《青苔集》《说园》，还是新近出版的各种选本，多展现陈先生在园林和建筑美学方面的建树，大同小异。但陈先生乃文史出身，后转向园林研究，他在园林上的辉煌，淹没了他的文史本色，历来的选本似乎忽略了其在琴棋书画、诗词音律方面的造诣。我们编选的这本《梓室随笔》不落窠臼，尽量少选“名篇”，除了“说园”“析美”“忆旧”“怀友”等篇章外，特别增加了“梳典拾史”“呼兮吁兮”两个篇章，尤其是“呼兮吁兮”一章，重在陈先生对自然的保护、对环保的“鼓”与“呼”，更具现实意义。以今日来看，二三十年前，陈先生即为环保四方奔走、摇旗呐喊，是多么卓有远见、富有人文精神，充分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

展读这六本书，从内容到装帧都质朴温润，虽是旧文新编，却不乏常读常新的快感，一如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先生所取的丛书名“流金”——经过岁月长河的淘漉，它们历久而弥新，“类盘中的珠玉，似掌上的紫砂，如心中的玫瑰，可赏可玩可品，然又不失思想，不阙情趣，不乏品位”。

11月13日，《是我：一个书法主义者的无言之诗》（漓江出版社）荣膺2017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称号，并将代表中国参加2018年度的“世界最美的书”评选。评委如是点评：“这本书从不同视角展现了中国文字，看似书法作品，却与传统书法展示完全不同。色彩丰富，字体富于变化，令人生出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文字图形化表现得很到位。”当我看见设计者“洛齐”这两个字时，我有些恍惚，洛齐，是我吗？

《是我：一个书法主义者的无言之诗》不是一本用文字来叙述艺术思考的书，也不是一本画册的设计和设计的画册。它是用线条、色彩、空间、符号、文字的画面构建起来的视觉读物，以非文字的方式记载了中国文字的历史及其演变。这是一本对中国文化、文字、书法、绘画、诗歌之间源流、关联、转译、思考和实践的图像演变史，它的每一页之间的前后展开并不是直线性的进化或演化的逻辑发展，而是结合了自然演变，依附于阅读的视觉需要。

本书的设计和编著，不仅希望中国的读者能运用视觉的语言去感受我们自身文化的历史性、丰富性、多样性、包容性，也期待西方的读者不需要通过文字的翻译，阅读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了解文字、文化、诗歌与我们艺术生活的紧密关系。书籍可以通过美丽的视觉方式呈现过去，同样也可以呈现现在。艺术的精神是一个时间的跨度，我将这跨度浓缩到特定的空间中，用历久弥新的一页一页书页，用视觉冲击力的语言，表达一位艺术工作者一生的浪漫理想，直接打开阅读者的心扉。

我深信，书籍设计绝不只是简单地书做装帧，它不仅要和书籍内容本身完美契合，而且还涉及到设计者的文化思考和各个领域的知识修养。所以，一本书的设计制作过程或许只需要一个月或一年，但它所承载的是作者一生的思考和努力。是我，把生活的意境都融化在了“书法主义”之时，我就是“书法主义者”，它是我人生的一部自传，用思索、时间、颜料堆积而成的无言之诗。

“书法”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国家的文化，我们都是“书法”的子孙。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当我把一种文化核心化为一种主义之时，也找到了另一种文化理想，我终于将自己变成了书写，也将书写变成了我自己。

当“书法主义”不是“书法”时，我为之感到欣慰，因为确信自己已经抵御了平庸的生活。当然平庸也是生活，但我向往有态度，享受思考。艺术没有主流，艺术的珍贵是某种意义上的唯一性，当艺术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越来越独立，越来越简约，接近本来之时，也许它就接近了无言之心。

11月16日，《是我：一个书法主义者的无言之诗》出现在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大屏幕上。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的纽约时代广场是纽约的标志之

用无言之画面表达中国之最美

洛齐

一。为期一周的展示，每日二十余次从清晨到夜晚的高频率作品展播，为纽约时代广场带来了来自东方的艺术之光，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目光。

感谢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曹光哲就《是我》亲自撰写文章：既是作者又是设计者，连续两次获得“中国最美的书”荣誉称号——除了洛齐先生，恐怕没有第二人。从2016年的《水墨戏剧》（本书同时荣获“2016中国好书”奖）到2017年的《是我：一个书法主义者的无言之诗》，艺术家洛齐先生为我们打开了“书”的另一道门，打开了中国出版新时代的一道门。

是我吗？

当《是我：一个书法主义者的无言之诗》出现在我的眼前时，它是一种存在，它是我。但当它消失在我的眼前时，它不是我，它是一种意识的存在，一种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的存在，个人此时已经消失。

我终于将自己变成了书写，而且这个书写是不需要文字的，我努力地用“无言”之画面来表达：中国的最美！



《是我：一个书法主义者的无言之诗》的封面和内页

